

权力与骗子

□陈四益

一九四九年以后,看过的“骗子”戏,印象深的有两出:一出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北京看的《钦差大臣》;另一出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上海上演的《假如我是真的》——这出戏我只读过剧本。

两出戏,创作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剧作者果戈理、沙叶新的写作风格也各不相同,但骗子之能行其道,则所恃略同。《钦差大臣》里的赫列斯塔科夫,一个落魄小吏,因被错认为钦差大臣,

便受到了上自市长、局长、法官、督学,下到乡绅、名士、商人的逢迎,送钱、送物,甚至送上自己的妻女。《假如我是真的》,则是一个下层小民只因被错认为权势者的儿子,先符合规合法办不成的事,现在违法违规也畅行无阻。

在集权社会中,地位和身份代表着权力,而权力是权势者可以随心所欲的力量:能使人贵,能使人贱,赏罚、迁贬、生死,尽在掌控之中。于是,社会上,尤其在某些地方

的官场中,形成了对地位、身份的迷信与崇拜。追求富贵者、贪赃枉法者,或为升迁富贵,或为消灾弭祸,如蛆之聚腐,蝇之逐臭,无不趋奉势要,讨好权贵。有此社会心态,“骗子”便大行其道了。

无监管导致权力滥用,权力滥用导致徇私枉法。权力无所不能造成对权力的崇拜与对权势者的逢迎。多少卑鄙龌龊之事,假此世风大行。出几个骗子,是其小焉者也。

(据《读书》杂志)



黄永厚 图

残缺世界的物产

□陈丹燕

在各种古代遗迹,从罗马城市中央的元老院遗址,到巴黎城市中央的玛利亚·安东尼特的纹肌架遗址,以及杭州从食物到建筑以及园林处处遗留的南宋颓废的美感,到处都能找到,有人将它形容为思古之幽情。

在各种自然重创后的遗迹,从大水淹没了的圣马可广场咖啡馆,到漂浮在北冰洋冰海上破碎的北极冰盖,以及斯里兰卡海岸线上的海啸纪念大佛像,到处都能找到,我将它形容为嗒然若丧之美。

在各种人类造成的伤痕遗迹,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到上海襄阳路的一座东正教圣母堂;从波兰卡廷森林如今一片葱绿的林中枪杀地,到布达佩斯郊外社会主义遗迹公园里的各种斯大林雕像;从爱尔兰的大西洋海岸上土豆饥荒年代冒险出海的移民船,到柏林公墓里,父母为自己一家七个孩子在十九世纪末的流行肺炎中相继去世而建造的合墓,我将这举不胜举的例子,形容为诗意的痛感。

伤痕与伤逝往事的世界提供给人们丰富的物产,包括对不幸的感受能力,同情的理解,以及由怜悯而生的诗意;对命运真切的触及;对历史的想象力和对个人历史的尊重;对经历丰富的人由衷的敬意以及从这种敬意开始对趋利和势利的清洗;自身经历悲剧时的承受能力和自持能力;对悲伤的审美能力;虽然这些都是内心发生的变化,但终于会在世界发生变化时展现它的光芒。

(据《新民晚报》)

荷花初夏缝寒衣

□叶倾城

有一天与人讨论孩子教育问题,对方是个天真到仿佛来自火星的女子,口气咄咄逼人:“还有什么比一个快乐的童年更重要?”我被她问笑了:“当然是快乐青年、快乐中年,而重中之重,是快乐老年。”幼有所玩不过是餐前甜点,老有所依才是扎扎实实的主食。

步入渐老之年,我才领悟:童年不过数载,花季转瞬即逝,青中年天天忙着打拼,度日如年,突然间——你告别了工作岗位。中国女性55岁退休,而平均寿命是74岁,城市人口往往更加高寿,细算,你有1/3的岁月,都在老年期,是通往黑暗与死亡的漫漫长路。

当一生的寒风一起袭来,谁来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是,从箱底拿出我在荷花初夏季节缝制的寒衣:老年如何度过,是我们的青壮年时期决定的。

儿女不孝,四五个儿女各自推诿,把老人送养老院就不理不睬的新闻屡见不鲜——在批评下一代之前,要不要先问问这位老者:你曾是一位怎样的父亲或母亲?你与儿女之间的一片荒漠,是否因为,他们生命中的头三十年,你不曾付出你温柔的爱,你严格的管教?不栽种的人,拿什么问稻麦收成呢?

各种慢性病缠身,固然不幸,是童年营养匮乏、青年过分劳损的恶性堆积,但,相应的,你有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低糖低盐饮食,少打麻将多锻炼?一辈子大鱼大肉,痛快了嘴,到老了,怨不得血压、血糖个个都高;年轻时候贪漂亮,秋裤从来不上身,难怪五旬之后,关节炎也从来不肯下身。

上一代的事不容我置喙,而这一代的我们,我们即将老去,始

发的日子不可追,续发的岁月,我们要为之负全责。

希望老有所养,就精心养育儿女,别为了追求辣爸辣妈的轻狂滋味忽视他/她。在孩子的童年岁月,你就是他的太阳系、他的全世界,给出最多的三春晖,收获最好的寸草心。

绝美八十岁还风姿绝佳的超级名模,渴望到那时至少有她一半的洒落?从现在开始练瑜伽、学芭蕾,高高地挺胸抬头,艰苦地一点点把脚背绷得越来越直。一切都是身外物,但“身”它自个儿不是。

什么都不肯做,那至少至少,你得把养老保险交上吧?

寒号鸟夜夜悲泣:“多罗罗,多罗罗,快要冻死我,明天就筑屋。”它后来怎么样了?全国的小朋友都知道。

(据《文汇报》,略有删节)

四十为什么要自述

□杨早

从前有个人叫胡适,到处劝人写自传。胡同学人缘不错,名气又大,“我的朋友胡适之”名震天下,所以老辈、平辈大都漫应之曰:可以呀,一定一定。结果让胡先生很郁闷,答应他写自传而终于没写或没写完就驾鹤西归的名人有: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蔡元培、陈独秀、张元济、熊希龄……

胡先生自己确实以身作则,满四十二岁后就写了《四十自述》。在这本自传的序言中,胡先生说他劝北洋政府前财长,有“财神”之称的梁士诒写自传,有人怀疑梁会借此洗刷自己,胡适说不怕,“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方

法”,要紧的是让梁士诒写“他心理上的动机,黑幕里的线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

对照胡适期待梁士诒自传的要素,我这四十年,既没经历过黑幕里的线索,也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只有“心理上的动机”可以谈谈——这也是每个普通人都有必要写下一部自述的理由。我们经历同样的时代,目睹已经或正在成为历史的大事小事,那些事件与潮流,自有官学私学专人记传,唯有每个人的即时情绪与累积记忆,是别人无法替代的。这些情绪与记忆,也便是个人自述的最大价值所在。

伴随网络长大的一代人,已经在忧心QQ号是否可以成为遗产,而新闻事件发生,追寻事主的网络空间也成为媒体的惯用手。我们正迎来一个表达公开与记忆过剩的年代。物以稀为贵,现在还有人平白无故去阅读一个陌生人的生平否?这是我无法确认的事。

说到底,写自述,还是旨在打捞自己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用文字重塑一段人生。

今年将满四十,我的形式感又涌了上来,想不如乘“四十自述”这个好题目写一点回顾文字。至于有没有意义,最好先不去想。

(据《深圳特区报》)

两岸名片比较研究

□林少华

期末了,随手整理一下几个月来没整理的名片。

众所周知,名片并非仅仅是仅仅印有姓名的纸片。较之姓名主语,不如说姓名前的头衔定语更为要紧。这么着,仅此一点就让我觉出最近接到的海峡两岸大学人士名片的差异了。

喏,中国台湾那边的:“专任副教授兼系主任”、“教授兼系主任”、“日本文学系教授兼外语学院院长”……看出来了吧?专业职称(学衔)在前,行政职务(官衔)随后。

而咱们内地这边几乎完全颠倒过来。出于慎重,刚才随手抽出几张内地同事的名片摊开看,结果无不是系主任、副院长、院长或书记在前,教授随后,其中一位竟把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市政协常委、××评委会副秘书长、校长助理兼后勤处长等“官衔”密密麻麻定在“教授”前面,压得“教授”活像庆功兼总结会上落败的中国女排姑娘,缩在角落里大气不敢出。

也许你会打抱不平:别小题大做好不好?不就换个排列顺序嘛!须知顺序非同儿戏,顺序决定主次高低,决定评价取向,决定习惯。比如夫妻、子女、公婆、男女,你总不能倒置为妻夫、女子、婆公、女男吧?再如书记、县长之序被视为理所当然,县长、书记则断然不可。由县长而书记曰升,由书记而县长曰降。

自不待言,先教授而后主任、院长,盖因看重学衔;先主任、院长而后教授,盖因看重官衔。前者学术挂帅,学术化;后者行政第一,行政化。

(据《羊城晚报》)

“90后太拜金”是伪问题

□阎丘露薇

编导选定了一个题,讨论90后是不是太拜金。我觉得这很偏颇,因为拜金的人,哪个年代出生的都有,如果非要加上一个标签,设定一个群体的话,那整个社会都很拜金。而这种主流价值观,并不是90后的年轻人创造的,他们充其量是被具有话语权的前辈们影响的。

想起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不久,流行穿西装,戴墨镜,只不过那个时候很多人不知道要把西装袖子上和墨镜上的商标摘掉,甚至故意不摘,只不过现在的流行标准已经真正符合了国际潮流。如果说,现在的人拜金,结婚要先买房子,其实,上世纪80年代,结婚要有六大件、八大件,本质上都是物质,只不过现在的门槛变得更高,和中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同步而已。

很多过来人那里为现在的年轻人着急,于是我回想了一下自己二十年前的样子,其实和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只不过那个时候看琼瑶、古龙、金庸,现在看郭敬明、韩寒、安妮宝贝。而且,那个时候的自己是多么可怜,因为可以选择的书、电影,甚至歌曲,来来去去只有那些,所以才会有太多的集体回忆。

与其批评年轻人的小时代,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可以创造一个怎样的大时代,为年轻人做点好的榜样,而不是对自己放纵,对年轻人却严格要求。以身作则,这不是老师教给大家的做人道理吗?

(据《东方早报》)